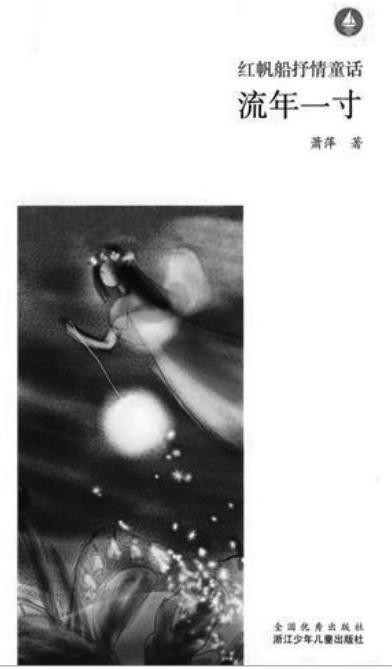


## 好书精读

## 献给不可能的可能之作

□孙建江



对《流年一寸》这部作品，或许有不同的解读。关于等待、关于成长的，关于忧伤、关于温暖的，关于爱情、关于命运的……主人公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富足和迷人。让人慨叹，深思。不过，我想说的是这些，我想说这是一部充满激情的艺术创新之作，是一部美幻的、献给不可能的可能之作。

这部作品的叙事结构完全是开放的。全书共计9章，每章均由“引言”与“主干”两部分组成。引言为作者的故事——作者的创作及其与作品中人物的关系；主干为作品的故事——故事中人物间的关系及故事的发展。引言与主干又非截然分开，作者随时进出其间。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这个故事完整吗？或者说这个故事好不好读，好不好看？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来看看作者是如何设计故事和讲述故事的。这个故

事讲述的是寸（蚕）短暂而美丽富足的一生，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幻想。寸在短暂的一生中完成了少女的蜕变：她结识了善良的雨点十姐妹，目睹了蜘蛛与螳螂的厮杀，遭遇了远去的白马的爱情……可以说，没有幻想，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寸（蚕）的一生，隐喻着女孩的一生。

由于作者的“交待”和“讲述”是通过“引言”和“主干”交替、重叠推进的，这使得作者可以在故事里自由出入，营造出一种特殊的艺术空间和故事气场。于是，讲述故事的“我”也成为了故事中的一个角色，进而与故事中的人物直接进行对话。这种方式在以往的童话作品中并非没有，但那些讲述者与故事中的人物通常处于同一个艺术空间里，而且彼此一直是故事中的人物。讲述者并不像现在这样一会儿在“故事里”，一会儿在“故事外”。这正是“故事讲述者”和“故事中人

物”双重身份制造的艺术效果。

这个故事当然有其自身的完整性——情节虽然时常被打断，但这个“被打断”，其实是情节本身发展的需要。“被打断”意味着“意外”的发生，其目的是为了情节更丰富和故事更具可看性。因为“打断”情节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作者本人，而尤为要紧的是，当作者“打断”情节的时候，“故事讲述者”已不经意间变成了“故事中的人物”了。故事中的人物之间进行交流，自然就再正常不过了。如此一来，情节的发展看似凌乱、无规律，实则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再加上整个故事的叙述是以跟小读者交流、对话、征询意见的语气进行的，十分亲切自然，很容易拉近与小读者的距离。

所以，尽管这部作品的实验性非常明显，但读者在阅读上并没有什么生涩感。可读，可看，且可信。

当然，这并不是说作者的创作已尽

善尽美了。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有意打乱现实与幻想的界限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但在人物物象的选择、转换和对应上似还可以做得更到位、贴切、合理。比如在“远去的白马”一章中，奶奶讲述了一个故事，寸（人）与白马（小驹）相爱，家人反对人和马相爱，故事本身是可以成立的，但从整部作品来看就显得脱节了。如果奶奶讲述的故事是寸（蚕）与白马（小驹）相爱，对作者所要讲述的“寸（蚕）的一生”来说，或许会更合理，更有内在关联性，故事也会更紧凑。这样，作者讲述的故事与奶奶讲述的故事，两者可以重叠和互补，产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艺术效果。但在奶奶讲述的故事中，家人反对人与马相爱就有点人为地把两个本应重叠在一起的故事隔离开来，整体效果就显得不协调了。也许，这恰恰正是略带实验性写作的难度所在吧。

可以说，《流年一寸》是一次冒险的写作。但是，很多时候冒险不就是创新的代价吗？如果冒险能探出一条新路，能创造新的艺术形式，能将种种不可能变成可能，能为后来者提供一些经验，那么这种冒险就太值得了。

## 新书快递



《怪男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美)唐·布朗/著，刘清彦/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2月出版

如果小朋友看蚂蚁排队忘了按时回家，在海边堆城堡、修护城河一直到天黑……家长会催促、责骂，还是放任？这真是两难的问题。爱因斯坦的父母，还有很多普通的家长都有过这样的困惑。

爱因斯坦一出生就是个肥胖又古怪的宝宝。他很晚才开口说话，长了一颗畸形、奇大无比的脑袋。年纪稍长后，他会打妹妹，找老师麻烦，也没有朋友。身为学校里唯一的犹太人，他还要忍受同学们的嘲笑、怒骂和羞辱。不过，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事，小爱因斯坦是非常投入和专注的。他喜欢数学，也爱拉小提琴。他整天沉浸在数学和音乐的世界里，努力思考各种难题。专注的特质让他的人生显得与众不同，一路下来，这个怪男孩不断诠释了“怪”的价值。



## 常新港《我们属龙》

## 我的世界你不懂

□刘广利

西。受到爸爸感化的武百决定不再给老师找麻烦，当他主动帮值日生擦黑板时，怀着成见的金老师却“以大人之心度孩子之腹”，将这一行动看做“故意在老师面前表现”，说武百是在“伪装”。金老师不问青红皂白严禁学生把手机带到学校，并立下一个严苛得近乎残酷的规矩：谁被发现带手机，谁就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手机摔碎以严肃纪律。

除了学校，家庭也对这些少年造成巨大的压抑。张萌的爸爸不但干涉张萌和同学的交往，还武断地将课本之外的一切书都斥为“浑蛋的书”。为了进一步看管张萌，爸爸为他的房间换了一扇带小窗户的门。这让一再丧失自由的孩子联想到监狱囚室的门，少年的自尊被步步紧逼的压制深深伤害了，他用向小窗洒墨水的行动表达抗议，迎来的却是爸爸的耳光；无告的痛苦让张萌濒临崩溃，直到爸爸妈妈看到吓人的冷笑像摘不掉的面具一般终日挂在儿子脸上时，才做出让步把门换回来。张萌的反叛似乎成功了，但那一张张被隐形笔写过的白纸还是让人感到难言的沉重和心酸。

有意味的是，成人的干涉往往是爱的名义进行的。他们不知道这份爱应该以理解和尊重为前提，不知道自以为是、居高临下的态度只能让他们更加疏离少年的世界。

在描写少年与成人世界的对立时，作者还揭示了成人之间的冷漠与隔阂。如武百和张萌是亲密无间的好友，武百爸爸和张萌爸爸是同一个单位、同一个车间的，可是当张萌向爸爸介绍武百时，爸爸却“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回到家武百爸爸解释说：“张萌爸爸是领导，跟你爸爸不在一

个层次上。”这种隔阂是由世俗的权势地位等造成的。相比成人世界的黯淡、异化和残缺，少年们的世界是明朗、诗化、圆融的，洋溢着爱和希望；几个少年的人格力量让成人相形见绌，这几个属龙的少年充满朝气、尊严，他们之间的友情和默契感人至深。受到成人漠视的时候，他们在自己的世界中找到了知音。为了帮武百摆脱烦恼，七省把他带到自己常去的那片静谧的树林，武百失踪后，七省本能地感觉到他是在压抑中逃向了七省记忆中的水井镇；当两个少年在那口古井旁相遇时，梦境般的童年仿佛再次来临，他们那满含着忧伤和信赖的无声的问候，有着动人心魄、催人泪下的力量。

小说中，“龙”是几个少年的生肖，更是一种象征、一个隐喻，代表着所有成长中的少年。“我们属龙”是孩子们对着江水的一声呼喊，更是一面旗帜、一份宣言，它无比坚定、无比清晰地宣告着“龙”的世界即少年世界的独特性，并发出渴望被聆听、被关注、被尊重的强烈呼声。作品结尾，龙对孩子们喊声的回应印证了这个独特世界的真实存在，这个世界就扎根在少年心性之中，那里没有压抑和强权，律动着生命的自由意志，给他们以自由呼吸自由成长的空间。面对“龙的世界”被遮蔽的现实，作者难以掩饰心中的忧虑，主人公张萌那句“我们是快要绝种的人”正是对这种忧虑的反映；而联想到中国人向来被视为“龙的传人”，民族的未来又显然系于成长中的少年，这句话便有了格外触目惊心的力量。

谁来关注“龙的世界”，多少人听到了“我们属龙”的呼声？这是小说留给每个读者的思考题。

## 短评



## 寻找命运之洞

□彭懿

“绿湖营其实已经没有湖了。”这是《洞》这本小说第一章的第一句话。开头的一章极短，没有几句话，但作者几乎在每一句看似收敛、不动声色的叙述中都埋伏下了一个谜，吊起了我们的胃口：有湖，但100多年前干涸了；有镇，但慢慢消失了；在这个没有树、极其炎热，如果被可怕的黄斑蜥蜴咬到一口必定会丧命的地方，却有露营者来挖洞……

湖为什么干了？谁是露营者？他们又为什么跑到这里来找死挖洞？

其实，这还仅仅是拼图游戏的一个开始。紧接着，不等我们回过神来，作者就把更多的碎片劈头盖脸地撒了过来：一个遭诬陷的白人少年，一个大字不识的黑人少年，命运之鞋，背肥猪求婚的曾曾祖父，一个白人女子与黑人青年的吻，长着长长毒指甲的监护人，劫匪，桃子罐头、洋葱……这到底该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连作者也怕我们焦虑了，在第二章一开头他就忍不住说出了我们的疑问：“读者可能会问：怎么有人跑到绿湖营去呢？”在后面的故事里，“读者”或是“你”，还会时不时地蹦跳出来。不过别指望作者会揭开谜底，他的叙事策略就是退隐到故事里，绝不插嘴，让你一个人静静地阅读、推理、判断，像小主人公挖洞最后挖出真相一样，把一个个碎片拼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这本书的作者是路易斯·撒察尔，这本书一出版就囊括了美国儿童文学的三大奖项：国家图书奖(青少年类)、纽伯瑞奖及《波士顿环球报》《号角书》书奖，这在美国的儿童文学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而且没有几年，它就在世界上卖出了800万册。《洞》最令人肯定的，就是作者运用高超的叙事技巧，用双线结构讲述了一个现代与过去、交织着几代人、几个家族恩怨情仇的故事。

第一条线是现代，准确地说是现代·绿湖。说的是一个名叫斯坦利·叶那茨(Stanley Yelnats)的少年，因为误判，被惩罚到绿湖营来挖洞的故事。遭此噩运，他只能怪他有一个“又坏又脏又烂的偷猪贼曾曾祖父”，传说这个曾曾祖父偷了一个瘸腿吉普赛女人的猪，女人对他和他的子孙后代施了咒语。斯坦利家很穷，因为他曾曾祖父的所有财产，都被女劫匪“一吻夺命”凯特·巴罗(Kissin' Kate Barlow)抢了光。除了斯坦利，还有一个绰号零蛋(Zero)的流浪儿，他的真名叫赫克特·泽罗尼(Hector Zeroni)，就是他偷了一双著名棒球手的球鞋，才导致斯坦利飞来横祸。不过后来他和斯坦利一起逃走，又一起挖出了宝藏。红头发的监护人沃克(Walker)小姐是一个凶恶的女人，她让斯坦利他们挖洞，实际上是为了寻找祖先一直没有挖到的宝藏。

第二条线是过去·过去这条线，实际上又可以分成三条，一条是一百几十年前的“过去·拉脱维亚”，一条是紧随其后的“过去·地点不详的美国某地”，另外一条是110年前的“过去·美国德克萨斯州绿湖”。“过去·拉脱维亚”说的是斯坦利的曾曾祖父艾亚·叶那茨(Elya Yelnats)15岁那一年的故事。为了娶一个没脑子的女孩，他必须在两个月里送一头最肥的猪给女孩的父亲作聘礼，独脚埃及老妇人泽罗尼(Zeroni)让他每天抱一头小猪上山顶，喂它喝溪水，给它唱歌，最后还要背上山喝一口溪水。她警告他假若忘了，他和他的后代将永世受诅咒。

“过去·地点不详的美国某地”说的是艾亚·叶那茨没有娶到那个女孩，一气之下忘了兑现诺言，只身乘船来到美国，爱上了另一个名叫塞拉·米勒的能干又聪明的女子，一年后还生了一个小男孩，起名叫斯坦利·叶那茨(Stanley Yelnats)。

“过去·美国德克萨斯州绿湖”的故事要长一些，说的是名叫凯瑟琳·巴罗(Katherine Barlow)的刚烈女子，因为爱上了在山上种洋葱的黑人山姆，被逼入绝境，最后成为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女劫匪——“一吻夺命”凯特·巴罗。20年后，她被曾向她求婚遭拒的特鲁特·沃克(Trotz Walker)和她的妻子红头发的琳达·米勒抓住，他们逼她交出财宝，但她带着微笑死在一只红眼蜥蜴的黑牙之下。

为什么要写出人物的英文原名呢？这样只要一对照，读者就能看出这些人物之间的血脉关系了——斯坦利·叶那茨是艾亚·叶那茨的曾曾孙子，他的曾祖父也叫斯坦利·叶那茨；零蛋·赫克特·泽罗尼是独脚埃及老妇人泽罗尼的曾曾孙子(有趣的是，零蛋这个绰号，就是他姓的前四个字母)；红头发监护人沃克小姐是特鲁特·沃克和红头发琳达·米勒的后代……作者用一张命运的网，将这些人物的故事都交织到了一起，这是一个命运轮回的故事。

因为失言没有把老妇人背上山，结果遭到诅咒，斯坦利家族五代人从此厄运连连——曾曾祖父的谷仓三次遭雷击；曾祖父更惨，被凯特·巴罗抢走了所有的财产不说，还被丢弃在荒漠里整整17年，险些丧命；父亲的发明从来没有成功过。而最最倒霉的要数斯坦利了，天上掉下来一双臭鞋子，就让他莫名其妙地陷入牢狱之灾，才是个初中生却被告发到一个“方圆一百英里内惟一有水”的“你想逃跑？那就等着三天后喂秃鹰吧”的地方来挖洞。这一切直到他救了真正的偷鞋贼零蛋的命，把零蛋背上山，才算解除了诅咒，扭转了家族五代人的厄运，完成了一个罪与罚的轮回。就如同书里写的那样：“艾亚·叶那茨的曾曾孙子背着泽罗尼夫人的曾曾曾孙子上山的第二天，斯坦利的父亲就发明了治疗脚臭的方法。”

但问题是，斯坦利的曾曾祖父并不是一个偷猪贼，他的曾祖父、父亲和他自己都不是罪人，他们不应该遭到诅咒。真正的罪人是过去绿湖镇那些丧心病狂的人们，正是他们出于种族偏见，一手制造了两个真心相爱的年轻人的悲剧。天理不容，他们最后不是遭到了诅咒，而是更严厉的天谴——“自那以后，绿湖再也没有下过一滴雨”。用他们自己的话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上帝会惩罚你们的。”当然，有罪的还不止是古人，在这个看似荒谬、略带超现实主义的故事里，作者让每一个出场的角色都与他们祖先的命运纠缠，前世今生如同一场戏。

作者把小说的绝大部分篇幅都留给了斯坦利这个命运不济的少年。刚开始，他就是一个倒霉蛋，体型臃肿，在学校里饱受同学欺负，老师在课堂上也会拿他的肥胖开玩笑，连作者自己都承认：“斯坦利不是一个英雄类型的人物，他是那种有点可怜的孩子，觉得自己没有朋友，觉得自己的生活遭到了诅咒。”被送到绿湖营来挖洞，他怪自己“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怪自己有一个“又坏又脏又烂的偷猪贼曾曾祖父”。可是这一切，从他开始在炎炎烈日下挖洞那天改变了。他在这里与他的命运相逢，他不再怨天尤人(事实上，他不太相信这是一个诅咒，因为一说到这个“家里的笑話”，他就会笑)，不再沉沦，而是开始学会把握自己的命运，磨炼意志，最终不但找到了一个最好的朋友，还挖出了一个骗局，挖出了几个家族埋藏了一百几十年的恩恩怨怨，成为了一个英雄，完成了一次自我求赎。当他逃离绿湖营，爬上那座酷似“上帝的大拇指”的山时，他开始感谢那双碰中他的命运之鞋了，他头一次觉得自己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因为他感到了快乐，“他突然想到自己已记不起最后一次快乐是在什么时候了。他生活变得如此悲惨并不仅仅是因为被送到绿湖营，早在学校里他就不快乐……没人喜欢他，其实他也不怎么喜欢自己，他现在喜欢自己了。”这样讲起来，绿湖营的创办者还真是达到了他们所宣称的目标：“如果你把坏男孩带到那儿，让他每天在烈日下挖一个洞，他就会学好。”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斯坦利的全名是Stanley Yelnats，Yelnats反过来写，就是Stanley，它既可以顺着念，也可以倒着念。就像他们家族代代都给孩子起这个名字一样，三代斯坦利身上的厄运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有到了他这一代，才彻底终止了命运的诅咒。

《洞》是一本需要一边读，一边翻回到读过的部分细细琢磨的书。作者丝毫没有顾及阅读者是一个孩子，就把一件事颠来倒去地重复上好几遍。他不说废话，不解释，他只是把它们一一写出来，要你自己去捕捉、判断和推理。他说，这就是阅读的快乐。

斯坦利来绿湖营的第一天，管理员指着地上的一个个洞对他说：“如果你发现什么有趣的或不寻常的东西，你可以向我们汇报。”斯坦利问他：“我们应该寻找什么呢？”

你也来试试看吧，看看自己能从《洞》里找到什么。



## 北董《真的不是流浪》

## “放下”孩子

□孙亚敏

小说主人公是乡村男孩李大葱。新学期伊始，他被确诊为白血病，被迫休学一年。后来，当得知是误诊后，暂时不能返校的李大葱决定去闯荡江湖——只身前往八角城打工，挣钱还债。他的爸爸妈妈和天下大多数父母一样，对他进行了善意的劝阻；但当李大葱表示“我意已决”时，他的父母没有强迫他：“儿子必须听老子的！”也没有循循诱导他：“你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考不上好中学，考不上好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好工作就……”而是相信他“不会有事的”，提醒他“出门多让人，千万别惹人。干活别偷懒，懒人没人稀罕。手脚要干净，饿死不吃土，穷死不做贼，人家的东西别动心……”就这样，大葱挎着一篮子鸭蛋上路了。

身无分文的大葱，来到举目无亲的八角城的第一天，问了多家招工单位，他样样不够格。晚上，“置身于灯影迷离的陌生城市，李大葱感到不知所措”，“好长的一条光影凌乱的舢舨大街呀，他真不知道该去哪儿了。两条腿沉重得像绑了沙袋，嘴唇干渴得裂了皮”。身心疲惫的大葱饱经了冷遇、白眼、歧视、嘲弄，还有侮辱和诬陷。后来，最基本的生存考验——饥肠辘辘、无处安身的困境，彻底粉碎了他对打工生活的美好憧憬。就在他走投无路之时，饱尝沧桑的修鞋匠霍爷爷用自己

的闪光品格为他指明了方向。在此后的大半年里，待人宽厚、心胸豁达、恪守劳动者本分的霍爷爷，一直是大葱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之后，大葱又接触了爽气、大方、幽默、侠义的罗小雷，虚伪、傲慢、爱显摆的刘狐，炫富、盛气凌人的甄豪迈，有着令人心酸的家庭背景的姜不和、葛妮妮，精明能干的老板娘，富有但精神空虚的老板娘妹妹，欺软怕硬、油滑市侩的“过滤嘴”等形形色色的人。在和这些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大葱经受住了金钱诱惑的考验，亲历了正义战胜邪恶的过程，目睹了极度膨胀的物欲对人们心灵、道德的侵蚀和异化，体验了人与人不经意间彼此支持的温暖，领悟到了“不经风雨见彩虹”的道理。经过这次“流浪”，他开阔了眼界，摒弃了前辈封闭、保守的禁锢；具备了坚持不懈、灵活适应和接受现实考验的能力及坚毅、勇敢、乐观、忍耐等品格，这使得他成长的步伐更加坚实了，他对前途更有信心了，他对世界的认知更加深刻了。

博尔赫斯说：“我们并不相信幸福，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哀。”除了幸福以外，我们还相信正义、善良、公平和爱？男孩大葱的故事提醒我们，在我们谈论破碎、瞬间、迷惑、无序等话题的同时，可否也谈谈美德、梦想、幸福、信念等。这些话题在帮助我们找回“善者必胜”的信念的同时，也会帮我们找回对身边复杂世界的信心。



《2011年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获奖作品集》，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编，2011年11月出版

《2011年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获奖作品集》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收入了《树的屋子》《巴比见到木鬼子》《远去的墨香》《花香深处的房子》《花野梦》等获奖作品。这些作品，无论是反思历史，还是剖析当今现实错综复杂的矛盾，或者憧憬展望未来，都充满了激情。阅读这些作品，我们感受到：众多儿童文学作者，深入实践，感受时代大潮，描绘少年儿童的困惑和早熟、渴望和追求、顽强和幼稚，展现这些孩子的心灵风貌，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获奖作品语言生动，意境优美，想象丰富。有的作品还促使人接受新的观念，引导读者感悟人生，从而面对新时代的新问题。